

箭楼边的孩子

吴菲



箭楼边的孩子

吴菲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以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到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这段时间为背景，描写发生在北平（今北京）前门箭楼边的故事。作品通过小主人公刘四友的遭遇，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实行的黑暗统治；通过刘四友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受到党的地下工作者小雷子的帮助、影响，成长起来，歌颂了党领导下的北平人民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斗争。故事生动，语言流畅，具有浓郁的北京生活气息，是一部适合小学、初中学生及广大少年儿童阅读的课外读物，也是老师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辅助教材。

箭 楼 边 的 孩 子

吴 菲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中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63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 10302·48 定价0.51元

序

浩 然

王菲是个热心肠的人。因之他的热心肠，我们才开始打交道：先是频繁的书来信往，以后见了面；这样，我们彼此便渐渐地熟悉起来；越熟悉，越发使我感到他的热心肠。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想做得好，做得成功，能力和愿望固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最不可缺少的因素则是热心肠：热心于所从事的事情，不计报酬，不辞劳苦，“抹蜜香甜”地扑在那事情上，这是最为切实可靠的保障。如若缺乏这样的精神，有能力也无从施展，愿望再美好也难以变成现实。

王菲的社会职业是编辑。他对自己参加编辑的儿童刊物极为热心肠。为把刊物里的文学作品编发得好，他既不按部就班地坐在办公室里“等稿”，也不单纯地奔大城市去“拉稿”，而是经常爬山涉水地到基层、下农村，深入到对写作热心肠的业余作者中间，发掘好稿件的苗子，从好稿件的苗子再抓人材的苗子；找到抓到之后，他就跟作者一块儿磋商修改稿件；等回

转编辑部，他还要对稿子再推敲、再润色，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送到小读者们面前。……十几年的时光里，他亲手编发了一百六十多期刊物，近千篇稿件，多达七十万字！与此同时，仅在他所工作的那个省里，他就“招兵买马”地拉起一个百余名热心儿童文学创作的队伍。类似我这样一些“外地”作者，为数也不少，同样由于他的热心肠而被拉住，并且被热心地拉住不放手；必须跟他一块儿为刊物出点力气。吴菲通过组稿、编稿，到小朋友们中间了解需求、征求意见，对儿童文学产生了兴趣，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培养的责任感得到加强。于是，他开始了创作实践，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大量的儿童小说、散文和童话作品。他的那本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密林里的趣事》，就写得十分有趣；小读者们看了能丰富知识，我这“老读者”看了也大开眼界。……不是吴菲的热心肠，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这么出色吗？

我主张“编者”与“作者”不分家。编辑有机会应该搞点创作，作家有机会应当做点编辑工作。这样获得了实践经验，能促使编者和作者相互了解、密切合作，有利于搞好彼此的工作。所以，我把吴菲的业余创作既视为他热心肠的表现方面看，也把他的创作成果当成他工

作的出色！

今年夏天，吴菲终于把他的历经三年、四易其稿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箭楼边的孩子》完成。我听到这消息格外高兴。从故乡回京取寒衣，收见吴菲寄来的原稿副本。家里人多屋狭，读写都难；想过几天返乡间，静下心再看。不料，随手翻过三五页之后，竟不知不觉地被吸引住；儿子在厨房做饭，老伴儿坐在床上说话，两个小孙子跑进跑出地追打嬉闹，都没能夺走我的注意力。饭后接着看，直到夜半，可以说是“一口气读完”的。由此可见，小说写得是有味道的。

《箭楼边的孩子》写的是旧北平的市民生活。具体时间是从小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之后，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打倒、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的那一段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吴菲专挑前门箭楼旁边一条小胡同里，几户人家，几个孩子，介绍给我们。让我们到大杂院、小破屋走一趟。让我们看了看当年身陷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几个正长个儿、长知识的幼苗一样的孩子，看看他们那时候是怎么在死亡线上挣扎地生活着，以及怎样生活过来的。

我喜欢这部小说所选取的题材和所表现的

内容。

有那么一些年，我们把“忆苦思甜”当成“万能药”，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实际困难和思想问题，甚至不幸，仿佛只要一“忆苦思甜”，就一切释然，就一切顺利，就能使人心安理得、满足现状，或者逆来顺受。这种机械地过火过份地服药方法，不仅渐渐形成走过场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严重的时候会被某些人利用，变成他们欺骗群众的“麻醉剂”和迫害群众的“紧箍咒”。我们搞创作的人，在“那么一些年”，也跟着或多或少地在创作中做了这般傻事。这样的过失和不当，自然得纠正。“纠”到什么程度，才可称之为“正”呢？有人主张“取消”我们常常使用的“回忆对比”法，有人把它冷嘲热骂得“狗血喷头”。我从心眼儿里反对这种偏激！

我对于别国的历史知道得极少，对自己的祖国历史总还算了解，特别是我的父辈和我本身这一辈所经历过的社会沧桑、政治动变，敢说是熟悉的。这一段正赶上“半封建半殖民地”苦难和羞辱的时期。我能忘记我和我的同胞所遭受的饥寒交迫吗？我能忘记我和我的同胞差一点儿变成亡国奴吗？中华民族有过痛苦的过去，我们才奋起革命。中华民族有过痛苦

的过去，我们才热爱今天，才懂得今天的“甜”，才千方百计地为建设更美好的，更“甜”的明天而斗争！痛苦的过去，回忆起来是痛苦的，但是，它能激发活到今天，并仍想好好地活下去的人们产生“爱”和“力”：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样一个有利有益的做思想建设的方式方法，即“忆苦思甜”呢？

有可“忆”，有可“思”的人，又乐意“忆苦思甜”的人，就让他们去“忆苦思甜”。觉得没有什么可“忆”，没有什么可“思”的，或不乐意此道者，那也听便。这，就是我认为的，对“那么一些年”我们干过的“傻事”较为理想的“纠正”。我们决不要再干“因噎废食”的另一种“傻事”！

记得，一九八一年在长春，我跟吴菲说过：我写了个中篇小说《七岁象嫩芽一样》，还要写另一个中篇《弯弯的月亮河》；其用心，就是要向青少年一代介绍点“旧中国的真实面貌”，“补充一下当时文学创作在这方面的不足”。性格含蓄而又谦虚的吴菲，当时多是冲我赞同地微笑点头，很少说什么。如今看了他的《箭楼边的孩子》，才知晓我们俩在这点上“志

同道合”的。他在小说的“尾声”中写道：

“……至于别的情况，我不在这里啰嗦了，请你问问生活在你们身边的爸爸、爷爷吧！他们会比我讲得更具体、更生动、更有趣。”

我觉得这句话就十分的“有趣”，是一个号召，也是一个课题：我们这些当了爸爸、爷爷的人，应该怎样用明确、公正、有强烈责任心的态度，向孩子们，我们的后代传述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我们党的过去和今天呢？

吴菲遵循革命现实主义方法，以白描手法写的这部小说。他没有编排离奇古怪的情节，尤其排除洋腔洋调，就如同一个成了年的人，在向晚辈叙述自己童年经历那样，朴朴实实地、不慌不忙地讲说起来。小说里的人物是真的，事情是真的，语言是真的；特别是被作者选用的生活细节，都是真的。因其真，读起来才让人信服，愿意读下去，读后有所收获，得到满足。我没有问吴菲，但我一边读这小说，一边揣测：书中的小主人公刘四友，是不是作者幼时的化身？起码那人物的身上有作者的影子。或那人物的原型跟作者有亲戚关系。否则，他不会写得那么从容，那么象，那么有感情。起码，诸如“放鸽子”、“玩水牛儿”等等人物活动的情节里，有着作者的亲身经验。这种真

实感，给这部本来人物形象较为单薄、结构也不严谨、描绘还嫌粗糙的小说，增加了魅力。

吴菲是一位业余作家，他的主要精力在编刊物方面（寄这小说稿副本的时候，也没忘记向我逼着要稿子）；这又是他第一次创作这样人物多，场面大，事件行程长的作品。因此，我不能苛求他。我相信读者也不会苛求他。对他，我抱的是希望，因为他是个热心肠的人。读者看了这作品，也会对作者充满信心吧？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于北京月坛

目 录

- 一、得了一只鸽子 (1)
- 二、诚心实意 (16)
- 三、哥哥也走了 (25)
- 四、遇见了好人 (43)
- 五、“铁翅鸟”回来了 (52)
- 六、祸不单行 (61)
- 七、天安门前的怒吼 (68)
- 八、“铁翅鸟”又回来了 (76)
- 九、“祭灶”时的枪声 (89)
- 十、大年三十儿 (97)
- 十一、盼着天亮 (106)
- 十二、箭楼相会 (113)
- 十三、尾声 (124)

一、得了一只鸽子

八月里的太阳，象被谁给钉在天上了一样，一动不动地挂在那里，用它那照得人睁不开眼的强光照射着城里的房屋、街道，也照在高高耸立在前门外的箭楼上。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故都北平的天气都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箭楼下的棋盘街里种了不少大叶梧桐和槐树，不少人坐在那儿歇凉，尽管他们不住手地摇着手里的破蒲扇，也还是张着嘴喘粗气。到了这时，繁华的大街上，行人很少，连马路上拉着排子车卖苦力的人，也不得不把车靠在马路边，自己坐到树荫凉下边去挥舞头上戴的那顶破草帽。空气象是凝滞了，只有树尖上的蝉，象是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难受，求救似的“吱啦，吱啦”地拉着长声叫个不停，使人听了更加烦躁不安。老人们嘴里不住地祷告着：“老天爷呀，下点雨吧，都快把人干死了！”

北平城里，夏天的酷热，年年如此，今年也是这

样。不过今年可与往年不同，前门大街上反而热闹起来。街上人群冒着炎热的天气，在街上挤来挤去。马路中间，车水马龙，拥挤不堪。箭楼前面，护城河上那座石桥——正阳桥显得更窄了；桥外横在马路上的那座五牌楼更显得碍事了。涂着草绿色的载重汽车、敲着当当响铃的电车、拉着座儿的三轮车、洋车和拉着货物的排子车、毛驴车挤在那里，乱作一团，就象大雨来到以前，墙根下的蚂蚁一样，拧成了绳，赶成了蛋。五牌楼西边，谦祥益绸缎店的地黑字大牌匾旁边竖起了一根蓝白色布条的旗杆，旗杆上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大街上还有不少商店也挂上了旗子。有的还用红绿纸写上“庆祝抗日胜利，大甩卖三天”，贴在门窗上，招徕来往的行人。马路两边的便道上，临时搭起来的杂货摊儿，一个挨着一个，货主儿象是进行比赛似的高声吆唤着，向挤在便道上的行人叫卖自己的东西。

在这一片嘈杂声中，最高的，最引人的声音，要算是卖报的吆唤声了。

“号外，号外，看看日本投降的好消息！”卖报的人也为这好消息高兴，不住地挥动着举过头顶的报纸，嚷着，大步向前边走去。

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八年之久的日本侵略者无

条件投降了。人们听了，都喜出望外地议论着。卖报人传来的好消息也使站在电线杆子旁边的一个小孩心里感到格外高兴。这个小孩留着小平头儿，胖乎乎的小圆脸上长着一双不太大，可是很机灵的眼睛；个儿长得比八仙桌高不了多少，身上穿着一件洗得挺干净，补钉摞补钉的对襟儿小褂儿；在他身后背着一个用旧夹裤的裤腿儿改做成的书包，他的名字叫刘四友。

四友目送着在人们头顶上晃动的那张报纸远去，心里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爸爸来。自从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北平，可把中国的老百姓给坑苦了。北平市内仅有的几家大一点的工厂倒闭了；广大农村被日本侵略者糟塌得不成样子，靠从北平西郊山区和农村买材料的小作坊和小店铺，由于断了货源和材料来源，也都纷纷关了门。大批失业的人和流离失所的难民，扶老携幼，挤在火车站、城门洞和马路边上哭天号地，操着各种口音的要饭声混在一起；有的“狠心”爹娘，在自己亲生儿女的脖子后边插上草棍出卖。那时，四友家全家四口人依靠爸爸在和记文具店做跑外的伙计，挣钱生活。四友的爸爸经常跑京西一带，三天两头儿就去一趟。芦沟桥事变以后不久，四友的爸爸刚从京西回来，文具店里的工友告诉他，日本人现在正抓抗日分子呢，让他赶紧躲一躲。于是，

当夜四友的父亲就出了城。父亲一走，断了剩下的三口人的生路，母亲为了供四友上学，只好让四友的哥哥上火车站的货场去“扛脚”（当搬运工），挣钱养家。现在日本侵略者投降了，被日本人逼走的父亲也该回来了。想到这儿，他连蹦带跳地来到五牌楼下，在人空里钻来钻去，绕过高高的箭楼，直向司法部街走去。

司法部街上有一座上面修着四面钟的法院大楼，在法院大楼南面有一座四周砌着高墙的日本兵营。四友的父亲就被抓到这里，让日本人灌过辣椒水。平时，那座兵营的墙外和大门口总是有手里端着大枪，横眉立目的日本兵站岗。那明晃晃的刺刀，看了就让四友心里害怕，每回经过那儿，他都是躲得远远的，贴着墙边走过去。现在日本投降了，那些日本兵还那样恶狠狠的吗？四友想去看看。

来到司令部，只见兵营门口那个端着大枪，脊梁后边背着钢盔的哨兵没有了。靠矮墙停着一辆日本军用大卡车。卡车周围有一群穿戴破烂的人，人们个个义愤填膺地对着那辆汽车，有的用脚踹；有的捡起砖头砸；有个要饭的，抡着自己手里的木棍朝汽车狠狠地打，敲得汽车的前盖儿当当直响。愤怒的人群把压在心底八年多的仇恨，全部倾泻在这辆汽车上了。

正在这时，一个日本兵在兵营门口出现了。他没戴军帽，衣服上的领章也没了。他听见门外的人声，出来看看。谁知道，没等他看清门外发生了什么事，愤怒的人群发现了他。人们个个红了眼，立刻扔下汽车，向他冲过去。日本兵发现形势不妙，返身就跑。日本兵被这突如其来的人群吓得懵头转向，找不到门，使劲往上一蹿，双手抓住墙头，翻过墙去，逃跑了。墙下的人群里爆发一阵胜利的笑声。四友见了，跳着脚的乐。这时，四友忽然认出来，那个领头打日本侵略兵的年轻人不正是在和记文具店跟爸爸一块干活的小伙计雷大哥吗！他赶快弯腰低头朝人群里钻，想凑到那个人跟前去仔细认一认，真是雷大哥，好跟他打听一下爸爸的消息。可是，还没等他挤过去，人群散了，那个人早就没影了。

自从爸爸走了以后，四友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痛快过。如果妈妈要是能看见这些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该有多好哇！于是，他一溜小跑，赶快回家，把自己看见的事跟妈妈说说，让妈妈也高兴高兴。

四友家住在箭楼西边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对门儿是一座不大的关帝庙。

四友跑进胡同，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辆木头做的独轮车，象蜗牛一样地慢慢地往前走着，车上搁着一

个象冰棍箱子那么大小的玻璃柜子，两个车把中间架着一个已经灭了火的煤球炉子。那推车的人就是跟四友住同院的陈叔叔。陈叔叔一家三口人，靠他在热闹一点的胡同口卖炸油饼维持生活。他吃力地往前推着独轮车，他的独生儿子陈连生扶着左边的车把，蹶着屁股使劲帮爸爸推着。四友见了，紧跑几步，追了上去，用双手攥住右边的车把，也帮着推。陈叔和连生见了，点点头，冲四友笑笑，算是打了招呼。

“连生，日本投降啦！”四友歪着头对连生说。

“嗯，这回我可上得起学了！”连生天真地笑笑，同时用羡慕的眼神看了看四友的书包。

四友再看看陈叔，陈叔不象两个孩子那么高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兴许这回穷日子能过到头了吧。”

陈叔的表情，使四友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高兴劲儿，立刻减掉一半，大家只是用劲推车，再也不说话了。

小车来到大门口，陈婶早就听见大门外，从她熟悉的独轮车上发出的“吱扭，吱扭”的声音，打开大门等在那儿了。

四友见陈婶来了，用不着自己帮忙往院推车，松开车把，直向院子里跑去。他边跑边喊：